

论 1904 年抗英斗争中的 十三世达赖喇嘛

19、20 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肆无忌惮地挟其“船坚炮利”之优势，强行在我国掠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蚕食鲸吞我国领土。随着东北等地的“割让”，台湾、琉球诸地亦相继沦入帝国主义之手。清廷内忧外患，二百年的专制统治似油尽之烛火，有随时熄灭之忧，以至于对边陲诸地鞭长莫及，无力顾全。此时，西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帝国主义侵略威胁。正是在这危难之际，1895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他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之后，领导各阶层僧俗大众，克服种种困难，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维护祖国的完整和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这是应该得到肯定和重视的。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拟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第二次抗英战争中的作为作一客观的评述，以求教于藏学界诸位学人。

—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英帝国主义不仅把中国长江流域划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还力图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将西藏地区也控制于手中。为此，英国侵略者

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向西藏“渗透”与扩张侵略势力,攫取在西藏的侵略权益。在种种阴谋都不能得逞之时,他们于 1888 年借口边界问题,悍然对我西藏发动了武装侵略。西藏人民为保家卫国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但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仅不支持藏族人民的正义斗争,反而实行妥协投降政策,派员与英国签订了 1890 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这项条约将原来同我西藏地方保持藩属关系的锡金划入英印政府之手,把从不丹边界的支莫挚山到尼泊尔边界的分水岭笼统地划为锡金与我国的分界线。这就使我国不仅断送了卓木山谷以南包括隆吐山在内的热纳宗地面,还丧失了后藏岗巴宗南端的大片牧场和险要地区。清政府随即又在英国的压力之下,于 1893 年补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款》,规定中国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商民在此享有治外法权、五年内在藏哲边境进出口的货物概不纳税等。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主权遭受到极大损害,西藏紧闭的门户被打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各阶层僧俗群众对这两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根本不予承认,指出“通商游历所在,将来即为英国之地,大吉岭、西锡金已有明证。无论如何,誓不遵依”。^①当地藏族群众捣毁了英方私立的界碑,照旧在甲岗牧场放牧。^②正是由于西藏人民的一致反对,这些条约才未能得到完全实施,从而有效地阻止了英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扩张。

英帝国主义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在 1899 年的藏哲划界谈判中又背信弃义地推翻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企图不理睬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提出如按甲岗一带旧界划定,则西藏应开帕里为通商关市的无理要求。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通商市场,本非藏人所愿。贵国(指英国)如有不便,尽可改移界外地方,万难改入界内。且贵国官民及税务司等,不得越亚东关前来等事,早经议定,亦难更易。至界务,藏人只照从前鄂博管理,现在请仍照此划界,此外万难允许改置。”^③因此,藏哲勘界一事陷入停顿。

英国在西藏的侵略活动屡被抵制，其与清政府缔结的条约也难生效，这就促使他们改变侵略西藏的策略，企图通过直接同西藏地方政府交涉，来迫使其就范，以承担条约义务，承认中英所订条约中规定的英国侵略权益。他们认为：“在西藏目前情况下，特别有理由坚决要求西藏本身应是任何新的协定的重要的一方。将近一个世纪，该国首次受一位达赖喇嘛的统治。他既不是乳臭未干的幼儿，也不是受人操纵的傀儡，而是一位二十八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摆脱了早年的盛衰荣枯之后，确实行使着比他的任何前任大得多的个人权力。他实际上是而且法律上也是该国的统治者。换言之，近代历史上西藏首次有了一位统治者，可以与之交往，而不是中国驻藏大臣所标榜的微不足道的大众公所。”^④英印政府决定撇开中国清政府而“与西藏单独交往”即“开展同达赖喇嘛的直接交往”，^⑤这说明英印政府无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迫使西藏地方当局履行有关西藏的不平等条约，以达到其进一步侵略西藏的目的。紧接着，英印总督寇松托布鲁克巴（不丹）驻大吉岭代表乌金噶箕带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一封信，想与达赖喇嘛直接进行划界和通商的谈判。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英印当局的上述阴谋早有警惕，故将信原封掷还。^⑥寇松不死心，又于 1900 年选中克什米尔的行政副长官克尼恩上尉，利用他这年秋天到西藏阿里地区的噶大克会见当地藏族官员的机会，转呈他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几个月后，信又被退回。藏族官员告之“因为有条例禁止外国人闯入西藏，未敢将信送入拉萨”。^⑦1901 年，寇松再次托乌金噶箕将其亲笔信带至拉萨，面交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这封信里，寇松极力鼓吹英印政府在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上所表现的“克制”，并且以威胁的口气说：“假若我们出于建立友好往来而已作出的主动表示，仍然遭到冷淡，我们将保留权利，而采取看来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以实施 1890 年条约中的诸项条款，并保证商务章程得以遵守。”^⑧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仍然一如既往，再次拒绝接收此信，

并且申明“此事不由他决定，而是必须在大众公所同驻藏大臣、噶伦和喇嘛们充分讨论”；没有和驻藏大臣及噶厦商议，他就不能和任何外国政府通信”。^⑨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在给锡金王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人借口建立联系，只不过是图谋欺骗我们而已！这些政治诈骗是他们的拿手好戏！”^⑩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受英印当局的拉拢诱惑，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粉碎了英帝国主义企图与西藏地方“直接交涉”的阴谋。

英印当局面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严正立场，眼看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便露出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本来面目。他们策划着一场对西藏地方的新的侵略战争。这就是他们为在西藏获取“政治上和商务上的便利”所要采取的“更有实效的措施”。^⑪这以后，英印当局加紧了备战，并拟定出进攻西藏的详细计划。^⑫不久，英印政府即借口西藏地方当局在帕里地方征收“什一税”是设立关卡，“势非干涉不可”。1902年6月，英官怀特率200余名士兵侵入甲岗，进行挑衅，口口声声要求“谈判”，不顾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的抗议，用武力驱赶当地藏族官员及守卡士兵、百姓出甲岗，并拆毁藏军隘卡。1903年7月，英军头领荣赫鹏、怀特又率军侵入甲岗，要求清朝政府派员与英方会晤。他们强行指定谈判的时间、地点，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和广大西藏人民对英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无不痛恨。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清政府官员“内则一味勒捐番人，外间惟知顺从外藩，一切任顺英人之意”^⑬很为不满，即在以黄教三大寺和商上等的名义写给驻藏大臣的公禀中说：“……查该英人先后违法逞强，备带兵械等事，实未居心和衷商办。而今小的番边，若果仍以善办为事，深失大皇帝及达赖佛爷声威，而应办一切，该英人窥悉其情，愈加骄纵，致有贻害。以后凡外藩之人，无论从何路而来，惟恐因此不能阻止，始终均有大害，心中实难承担，固系真情。现在万无善办之处，谅在洞鉴。祈请钦宪大人，札饬边务委员何知府，并

照会印督，总得英人饬令将兵照例退回边界以外。若再照此，实难会商，惟有撤回中译戴本等，万难束手弃置佛门教务。”^⑭并且表示“如果英人不退回边界，即当‘缮备甲兵，以敌人待英，别无可会议之事’”。^⑮7月中旬，西藏地方政府扣留了英人派出的两名间谍。英国侵略者借机向西藏地方进行种种挑衅活动，百般威胁。西藏地方政府毫不退让，坚持不予释放。英印政府遂大造武装侵略西藏的舆论。与此同时，荣赫鹏等人蛮横无理地借口驻藏大臣所派知府何光燮及西藏地方四品官员官阶太低，不配同他们谈判，堵死了和平谈判的一切途径。

二

1903年10月6日，英国政府利用沙俄与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朝鲜的斗争达到剑拔弩张的时机，由其印度事务大臣布洛德里克致电印度政府：“鉴于近来西藏人的行为，英王陛下政府已不能不采取行动。因此，英王陛下政府批准使团向江孜前进。”^⑯

12月11日，麦克唐纳、荣赫鹏带领3000余名配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侵略军，突然由藏军疏于防守的哲藏边界偷越则利拉山口，从而侵入春丕地区。21日，英军攻取了西藏重镇帕里。

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面对英军的入侵，并没有像一些人说的“惊慌失措”。早在1903年6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侵略者散布谈判迷雾之时，便洞察了这伙强盗的侵略野心，令西藏雪列空颁布了征兵布告，指出中英双方代表“虽正在进行商谈，双方是否能和睦倾听，是很困难的。倘仍无理要求，吾等必献身于世间安乐的基础——佛教，只束手等待是不可能的。应遵照西藏共同签订的协约所规定的，起来回击其无理的举动”，^⑰动员全藏僧俗官民支应兵差，奔赴抗英前线。布告详细规定了征兵条件和具体的措施，甚至连武器、弹药等也作了安排。当时，噶厦还派出700

余名藏军驻防甲岗，以阻击来犯之敌。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各阶层人民并未被侵略者的谈判谎言所迷惑，也未被其武装挑衅所吓倒。他们早已积极行动起来，准备用鲜血和生命抗击任何敢于来犯之敌，保卫祖国的边疆。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抗英力量，面对入侵之敌，采取了下面几项有力的措施，沉着地应付了这场突然强加于西藏人民的战争。

其一，更换噶厦上层官员。大敌当前，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仍存在着大的分歧，就连一向被认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心腹的德尔智也“向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指出，1901年清政府没有能打退欧洲人，只得放弃北京。而西藏人的力量比之中国政府所能支配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对英国人进行军事抵抗是不可能和无益的。他再次声称必须和英国人达成和平协议”。^⑬当时经过祈祷诵经，向乃穷护法神问卜，求得的也是“以和为贵”的签语。这正迎合了上层官员中“主和派”的心愿。他们或为英军入侵而暗自高兴，“欲藉事泄其蓄忿”，^⑭或为英军“和平使团”的假象所蒙蔽，寄希望于和平谈判。在这次决定西藏命运的关键时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详尽考察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严辞批判主和派“大敌当前，不思调兵遣将，守边御敌，终日奢谈‘和谈’，置自己于有患无备之中，实属违背全藏大会誓约之行为”。^⑮他排除主和派的干扰，果断地罢免了以夏札为首的四个主和噶伦，并将他们软禁在罗布林卡夏宫内。^⑯另外任命力主抗战的宇妥等四人代理噶伦，并决定由宇妥担任抗英总指挥。这种噶厦上层官员的人员更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它充分体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抗英的魄力和胆略。

其二，大规模征兵。十三世达赖喇嘛团结西藏上层中主张抗英的僧俗官员，再次召开了“全藏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坚决遵奉抗击侵略者的神圣誓言：“全藏僧俗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佛教之大敌英国侵略军决一死战”！^⑰“是以按照西藏前辈向来曾经公

立甘结事理，不能舍弃大皇帝及达赖佛爷民土，有闾藏僧俗大众公所会议 调遣番兵”，^②急赴前线。为了补充兵员，噶厦颁令立即在全藏实行 18 世纪准噶尔入侵时的征兵制度，并派人赴各地征兵。他们调集了雪、隆、达尔三宗民兵到拉萨。在拉萨至江孜、帕里的沿途各地也很快组织起近 2000 民兵。同时，西藏地方政府还从硕板多、洛隆宗以及路途较远的类乌齐、察木多等地征集后备军，在“塔工八宗”、“前藏七宗”^③以及山南各地还组织了民兵武装队，时刻准备上前线。

其三，顶住了清廷的妥协投降政策和有泰的“釜底抽薪”计。英军入侵西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时地通过驻藏大臣向清朝中央作了禀报，表示“英帝国主义对我西藏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藏人实不能忍受”，^④请求清廷“谕调汉兵 资助军饷”协同御敌。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中央政府像过去征廓尔喀、剿准噶尔那样派出大军 保卫西藏地方。很遗憾 腐败的清朝政府却“严令理阻 不能与英兵生事”驻藏大臣有泰亦毫无守土抗战之心 竟认为“惟藏番执拗无理 胆大妄为 即仪、秦复生 取亦无所施其辩。昔年隆吐之战，大致相同，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⑤此即有泰所谓“釜底抽薪”计。他极其错误地袖手旁观，以待西藏人民抗英战争的失败，指望坐收渔利，得以利用这种败局，迫使西藏地方政府从其号令，俯首听命。同时，有泰等人还一再“割切开导”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僧俗官员接受英军的无理要求。但是，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抗英力量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屈从。他们一面继续向清廷及驻藏大臣禀报，据理力争，表示英人敢于来犯 藏方自有对策 不能“迁就英人失中朝体统”。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隆吐之役，藏虽败绩犹可恢复，因升大臣力阻战争，以致失地。此次如再阻用兵，是藏臣又将误事。”^⑥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了明确的态度后，驻藏大臣有泰等仍想说服他放弃抗英

主张，十三世达赖喇嘛遂“推病不见”，^②非常策略地顶住了清廷的妥协投降政策。

英军攻占帕里不久，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噶厦的周密部署下，来丁总指挥兼谈判首席代表即率 1500 余名藏军官兵开赴前线，阻敌内犯。英方见藏军已有准备，而其大队尚未赶到，不敢冒险率军深入，即玩弄阴谋，虚与委蛇，以谈判迷惑藏军，争取时间。3 月，英军补充兵员后，又取攻势。在离骨鲁七公里的曲梅仙廓地方，来丁、郎色林带队力阻英军，要求谈判。英军诈称谈判须得双方停火。善良的藏军首领缺乏和帝国主义强盗斗争的经验，未能防备。而与此同时，英军密集的枪弹却射向毫无戒备的藏军官兵。劣境之中，藏族军队表现出超人的勇敢。他们用大刀、长矛与敌人展开了决死之战，甚至徒手与敌搏斗。他们顽强的牺牲精神，使侵略者亦为之叹服。这场野蛮的大屠杀，使西藏人民更加觉醒了。他们积极应征参战，开展游击战争。敌军给养辎重常遭袭击，小股敌人不敢贸然行动。

英国侵略军仗着良好的武器装备，继续向西藏腹心地区推进。藏军官兵英勇抵抗，但未能挫其攻势。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侵略者的猖狂进攻，毫不气馁，坚持抗战。他下令召集各宗谿官员头人举行会议，决定扩大征兵额，凡十六至六十岁的西藏百姓均应参军参战，并组织了一批骁勇的僧兵。在较短的时间里，保卫江孜的藏军就集中了 16000 人。噶厦令定日代本札西林巴任前线指挥。临战前参战官兵在佛前发誓：“为保卫神圣佛法，报答皇上和达赖喇嘛的宏恩圣德，务必同心协力消灭佛教之大敌——英国侵略者，绝不让入侵者生还一兵一卒。”^③4 月初，藏军在通往江孜的必经之路杂昌谷地集中 4000 人马，其中包括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及后藏热堆寺僧兵 2500 人，伏击英军。经六小时的激战，毙敌数百人，再一次向侵略者显示了藏族人民抗英的信心和力量。^④不久，英军在重炮的掩护下向江孜发动了总攻击。藏军凭借有利地形，殊死拼



西藏军民抗英斗争遗址江孜炮台

杀，拉开了江孜保卫战的序幕。4月11日，英军占领了江孜城。5月4日，宇妥代理噶伦遵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旨意，集中优势兵力于江孜一线，趁敌立足未稳展开反攻。这场争夺战打得十分出色：藏军一部于江孜东面至拉萨的咽喉要道，修筑营垒，以牵制并阻击敌军主力；另一部则奇兵奔袭，从北路一举收复宗山、白居寺、曲龙寺等要塞。藏军还乘胜进击，包围了江洛林卡荣赫鹏驻地，夜袭敌营。睡眼朦胧的英军在藏军的呐喊声中吓得魂飞魄散。6月初，荣赫鹏自知不敌，为求援兵，出逃春丕，在康马又中埋伏，险些送命。

同月，尼泊尔国大臣在英人的唆使下，致书十三世达赖喇嘛，企图诱使达赖喇嘛放弃抗英主张。信中说道：“以公之贤明与远见，当谕知英政府广大之富源。今本身毫无强固有力之凭藉而欲开罪此一强大之帝国，以貽祸无辜之子民，殊非健全而贤明之政策。意者关于藏印悬案之详细情形，公之左右尚不曾以适当而正确之方式上闻于公，此可断言者也。”^⑩十三世达赖喇嘛接信后，当

即回信表示了坚持抗战的态度。他首先强调指出,“藏英战争,是由于英国蓄意侵犯西藏边境,西藏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发生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②继而对英国人无理要求重新划界、强占我国西藏领土的强盗行为表示愤慨,再一次重申,“关于边界问题,必须以清朝乾隆五十九年设立之鄂博(即界石)为界。详细方法已交代政府代表。总之,必须维护吾方领土主权之完整。要顾全大清政府之声誉,要有利于民众之幸福”。^③英国侵略者通过尼泊尔国王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的威胁、拉拢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期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指挥无术、观望不定、无所作为给了英国侵略者调兵遣将之机。6月底他们再度向江孜、乃宁寺、宗山一带发起猛烈进攻。

驻守乃宁寺的藏军是前藏代本米林巴和民兵首领顿热娃率领的一支僧俗民兵队伍。这支人马是由昌都、塔工征调而来的,约800人。他们利用寺庙建筑,顽强据守,使英军伤亡惨重。当英军用炸药炸塌院墙攻进寺内时,藏军亦打开寺门迎击。白刃战中,藏军的大刀发挥出较大的优势。工布民兵首领阿达尼玛札巴兄弟表现尤为英勇,他们的大刀常将侵略者连人带枪一劈两断。在付出200人的代价后,英军才占领了乃宁寺。

扼守宗山要塞的藏军也表现出了顽强的牺牲精神,多次瓦解了英军的攻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坚守阵地,给敌人造成极大的伤亡。7月5日敌军佯攻宗山西北面牵制了藏军部分主力,而于午夜调精兵正面仰攻。次日黎明,英军占领山前的市街,随即重炮轰塌东南角城垣。藏军官兵英勇还击,拼死固守,毫不为英军强大火力所吓倒。战斗持续一昼两夜,后因山上弹药库爆炸起火,致使守军弹尽粮缺,更兼孤立无援,宗山最终失守。守军除部分突围至白居寺外未及撤离者皆跳崖自尽壮烈牺牲。

宗山失陷后,白居寺、紫金寺也先后被攻破。^④江孜战役的结束,1904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西藏地方

政府中求和呼声渐高，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发布停战命令，派人与英军讲和。为此，他在给抗英军事总管噶曹喇嘛和宇妥等人的命令中这样谈到：“关于西藏与英国人谈判一事，按照此间原定计划，噶伦喇嘛已于十五日从日喀则出发，十九日同不丹的地方官仲萨一道赴江孜，经多次与不丹、英方商谈，已做出了成绩。今后要牢记防止冒险，克服畏敌情绪，要有智有勇。”^{⑤4}在命令中，他也分析了江孜失陷是由于“我军未能积极主动出击，以攻为守，以致紫金曲德寺失守，……是违背了原计划而造成的”。但是很遗憾，他竟错误地认为“现在要坚守阵地已不可能了。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如果再碰硬，就我们的力量，是不可能取胜的，这点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因此，要力争谈判成功。在谈判期间避免发生战争为好。否则将会导致一错再错”。^{⑤5}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和平谈判”，是由于其宗教领袖、封建大农奴主的懦弱性、不彻底性所决定的。在武装抵抗受挫后，他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西藏抗英力量，相继派出噶伦等重要僧俗官员与英人谈判。他还亲自给英军头目写信，表示愿意停战讲和。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这样一种不利条件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仍然坚持了领土问题须报清廷决定的原则，在重大问题上毫不退让，更没有丧失民族气节，做出背叛祖国的行为。这一点可以从他写给英国、不丹人的讲和信件中看出。他给英国人的信写得不卑不亢，软中带硬：“……目前，拉萨地区聚集了三大寺成千上万的喇嘛，如果英军进入拉萨，极易引起大骚乱，故祈请贵军就地举行和谈”，^{⑤6}“必欲来至拉萨，诚恐于英藏两方之和议不无妨害也”。^{⑤7}在给随英军入藏的不丹仲萨札萨的信中还表示：“关于英人声称谈判毫无结果，要来拉萨面见达赖一事，因事关祖国西藏的领土问题，必须与全体官员和社会人士讨论并报清廷决定，决不能一人独断。关于几个条件，当由‘全藏大会’逐条提出答复意见。若英人继续进犯，今后双方会发生什么事情，难以预料。”^{⑤8}西藏地方代表遵照十三世达赖喇嘛

的指示 在面见英军时也指出 如果英军‘即欲在拉萨缔结协约 其结果仍属徒然。盖在西藏，一切以宗教为依归’”；果至拉萨 势将毁坏其宗教”^{③⑨}

尽管十三世达赖喇嘛迭次派出谈判代表在浪卡子、雅鲁藏布江渡口及拉萨附近力阻英军，但是，英印当局早已把打进拉萨作为此次行动的最后目标，没有理会西藏地方政府的一再阻止。7月，英军渡过雅鲁藏布江。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委托甘丹池巴洛桑坚赞暂代其职权，是夜偕德尔智与布里亚特护卫兵70名，由色拉寺逾盘包果拉，经青海、玉树、蒙古草原而去库伦。8月3日，英军占领拉萨。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后，虽然权交甘丹池巴，但他仍时刻惦念着西藏地方。他离开拉萨不久，即驰书提醒噶厦，英国侵略者狡猾阴险，如逼缔条约，务必小心在意，万不可受其束缚。^{④⑩}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期间，“凡关系国家安危之重大问题，仍必询之”；“每事必请其命令”。^{④⑪}他们按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授意，与英国侵略军展开了另一种形式的斗争。

正是由于上自达赖喇嘛下至僧俗民众抗击英帝国主义的精神的影响，拉萨沦陷后，西藏人民的反抗仍时有发生。他们不卖粮食等与英国侵略军，三大寺喇嘛保持了其全部武装，有的喇嘛还只身入敌营，刺杀英国军官。拉萨城郊藏族军民的反英斗争亦很活跃。英国军队恐久困拉萨而致多重险境，迫不及待地通过驻藏大臣有泰及廓尔喀、布鲁克巴的代表向西藏噶厦及代理摄政甘丹池巴提出“尽快缔约”的要求，怂恿他们向侵略者妥协。甘丹池巴对此答复说“，此事关系重大 需经全藏大会讨论才能答复 更何况目前达赖圣师不在拉萨，噶厦无法作出决断”，^{④⑫}采用拖延战术，使英国人的阴谋施展不开，正如荣赫鹏所说：“此时一般藏人皆不愿率先倡议接受吾人之条件。”^{④⑬}但是，有泰这个卖国大臣却充当帮凶，持英人拟定的“条约”逼藏方签字。8月11日，西藏噶厦通过驻藏大

臣有泰转交了对英军提出的八条草约的答复，除“各款皆有否认之点”外，噶厦还针锋相对，据理驳斥，指出：“……草约中所提赔款一条，更是颠倒是非。明明是英国人自己违背国际公约，派侵略军入侵西藏，极大地破坏了藏人的正常生活，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何反要我们西藏给英国赔款五十万英镑呢？”^{④④}他们“对于以后增开商埠之条款反对甚烈”，^{④⑤}仅仅同意增开仁进岗一处为通商关市。西藏噶厦的态度使英军头目恼羞成怒，他们向藏方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拖延一日即增加赔款五万卢比相威胁。有泰又替英人出谋划策，谈及可由甘丹池巴等人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签约。^{④⑥}

9月7日，在英军刺刀的威逼下，西藏地方代表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英藏条约》（亦称“拉萨条约”）。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自然不应径由西藏地方与英国立约，且英约十条有损主权，故清朝政府屡电驻藏大臣有泰切勿画押。因中国中央政府拒绝签字批准并明确予以反对，这个条约成为没有法律效力的一页废纸。这一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更令西藏人民义愤填膺。他们不仅拒绝履行条约，而且继续与英国侵略者展开斗争。西藏地方政府不顾英印当局的威胁，改建和扩大了江孜炮台，并在边境对英国货物抽取税课，拒不削平江孜与拉萨之间沿途的炮台山寨，断绝了一切经甘坝宗与印度进行的贸易。藏族群众还经常破坏与印度方面的电讯联系和截留英国驻藏官员的函件。^{④⑦}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西藏人能否严格遵守1904年条约这一点，并不完全可靠”。^{④⑧}而这一切，无疑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抗英态度有直接关系。

三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出走，未报告驻藏大臣有泰，使他十分恼怒。于是有泰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事前不遵约束，临时昏夜潜逃为由，纠参多款，将拉萨失陷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其

奏稿云：“奏为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籍，……本年三月荣赫鹏进逼江孜，照会奴才前往。该达赖仍然狡执，不肯供支夫马，而阴遣署噶布伦喇嘛降巴丹增等前往交战。……及至英兵将抵前招，奴才当即传谕番官，令该达赖回布达拉山敬谨保护高宗纯皇帝圣容，并以好言宽慰，且行文知照各情，乃杳无回信，竟于六月十五日昏夜潜逃。询及僧俗番官，云云不知去向。查旧案凡达赖上下山等事，均应译咨，以便据情入奏。该达赖违例远出，并未咨报，究竟有无狡谋，实难悬揣。迹其丧师违旨，跋扈妄为，若不严行纠参，实无以谢邻封而肃藩服。除电呈外务部，奏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并请将班禅额尔德尼前藏掌理黄教，兼办交涉事务外，相应将该达赖劣迹据实恭折缕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④9}清廷于9月4日允准有泰奏，暂行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清廷这一决定，是十分错误的，它引起了藏、蒙等各族群众的强烈不满，也加深了西藏地方政府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间已有的裂痕。三大寺和噶厦全体僧俗官员为此联名向有泰上了一道公禀，要求收回成命。此公禀，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领导西藏人民因抗御外侮而获罪朝廷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是深得民心的。公禀认为“达赖佛爷允照闾藏众意，施恩接管西藏政教以来，于色拉、布贵绷、噶勒丹三大寺为首及各大小寺院以及闾藏僧俗大众，无不认真秉公持法，大众正在获享升平之福，是闾藏僧俗上下人等，均皆心悦诚服”。^{⑤0}第二，西藏僧俗民众对清廷驻藏大臣的错误行为是极为不满的。公禀表示“惟是大皇帝钦差替身，先后所允于事，并无相符之处，……若不迅速发明白示谕之时，实难如此寒心置之”。^{⑤1}清廷驻藏大臣有泰奉行妥协投降政策，在西藏欺上瞒下，参奏十三世达赖喇嘛又怕众怒难犯，采用欺骗手段，说：“因外藩言云须要与达赖喇嘛觐面商议，并再三言及须候达赖喇嘛回藏等话，是以免致外藩借口，迅得议和了结，期其于事有裨，不得不暂将达赖喇嘛职名撤退，批示大众粘贴晓谕。一俟外藩返回，即当请其照旧，该僧俗大众不必寒

心 务须开导。’^{⑤2}由此，我们看到，有泰自己也是深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被革除是难以令人心服的，但他仍然这样做了，这就酿成了西藏近代史上达赖喇嘛名号的第一次被革除。

翌年 8 月 18 日，在西藏广大僧俗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清朝驻藏办事大臣有泰不得不为开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再次上奏朝廷。清廷颁旨，待其由库伦启程后，再降谕旨。而后，十三世达赖喇嘛请求进京，向皇帝面陈西藏情况。获准后，遂进北京，朝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受到优渥款待。朝廷还赐加其“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并“按年赏给廩饩银一万两。”

纵观十三世达赖喇嘛在 1904 年抗英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嫉恶如仇，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英国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认为自己“与洋人之观点行为截然相异”。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毫不畏惧，敢于斗争，挺身而出，领导西藏广大僧俗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侵略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用武力吞并祖国神圣领土——西藏的罪恶阴谋。

二、忠心爱国，立场鲜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这场抗英斗争中，自始至终坚持了爱国主义的立场，凡事均请示了驻藏大臣及清朝政府，并在与英军等方面的交涉中，多次强调了“祖国西藏的领土问题必须与全体官员和社会人士讨论，并报清廷决定”的原则，维护了祖国的完整和统一。即使在腐朽的清朝政府及驻藏大臣执行妥协投降政策、不支持甚至破坏抗英斗争时，仍忠心耿耿，极力争取得到中央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做出任何背叛祖国的行为。即使在被迫出走之时，首先想到的仍是“先去蒙古，再赴北京陛见皇太后和光绪皇帝”，^{⑤3}正如他自己所

说：“虽则旅途辛劳，但我视若等闲。”^{⑤4}他的行动充分体现了其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团结的赤诚之心。

三、软弱动摇，目光短浅。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此次抗英斗争的领导者，代表着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他的爱国抗英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带上这个阶级的烙印。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他“仅崇佛教，素不知兵”，因而“只有坚拒敌国之心，并无力图自强之计”，^{⑤5}以至于指挥脱节，攻守失宜，多次失掉围歼侵略者的战机。在反侵略战争受挫后，他又动摇、彷徨，缺乏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而谋和谈。他没有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更不敢放手发动他们投入这场正义战争。他还曾幻想“联俄抗英”，寻求沙皇俄国作靠山，而没有看清沙俄和英帝是一丘之貉，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更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是我国各族人民继义和团之后反抗帝国主义掠夺的总斗争中的一环。它虽然失败了，但藏族军民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爱国热情，却永远为后人所敬仰。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者，顺应时代的潮流，在人民群众抗英呼声的推动下，对爱国斗争作出了贡献。他非凡的胆略和果敢的性格以及充沛的精力，使他直面严酷的斗争；而集政教为一身的封建农奴主的立场，狭窄的生活圈子，宗教的影响，又使他在斗争中畏首畏尾，妥协动摇。封建社会是矛盾的集合体，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必然是矛盾重重的复杂人物。他一生的功过，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评价。但 1904 年前后，他所走过的这段路，无疑是其生命历程中最具光彩的，将垂史千载！

本文承蒙王远大老师鼎力相助，特致谢意！

注释：

《升泰奏牍》卷四第 6 页 见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一册。

《藏印往来照会》第 51 页 见吴丰培辑《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

《藏印往来照会》第 16-17 页，见吴丰培辑《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

《英国蓝皮书》帙 1920 第 155 页。

⑥⑦⑧ 《英国蓝皮书》帙 1920 第 118 页。

⑨ 《英国蓝皮书》帙 1920 第 125 页。

⑩⑪ 柏尔著、冯其友等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 1985 年编印 第 50 页。

⑫ 《英国蓝皮书》帙 1920 第 119 页。

⑬ 《联合王国议事纪事》第一二七卷，第 487-488 页 载《史学译丛》1956 年六期。

⑭⑮ 《藏印往来照会》第 35 页，见吴丰培辑《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

⑯ 《藏印往来照会》第 38 页 见吴丰培辑《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

⑰ 《布洛德里克致印度政府电（1903 年 11 月 6 日）》（英）《外交部档案》全宗五三五号，第一卷第 18 页，第十号文件的附件。

⑱ 魏克著《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见《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 7 期 第 26 页。

⑲ 柏林著、王远大译《阿旺德智堪布》，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 第 69 页。

⑳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二。

㉑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7 辑 第 38 页。

㉒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7 辑 第 35 页。

㉓ 《张荫棠奏牍》卷二 第 41 页，见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

㉔ 塔工八宗：加查宗、贡南木宗、聂木冬宗、郎溪堆、江达宗、居木宗、孜港宗、洛噶溪堆。前藏七宗：达孜宗、林周宗、堆龙德庆宗、墨竹贡卡宗、南木